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十一回 張仇氏卻煤致訟

卻說元春聽了仇氏這一番言語，不覺氣倒在地，唬得仇氏魂不附體，慌忙來救，急取姜湯灌了幾口。良久，方才醒轉來，歎道：「兒果知有今日也！」仇氏道：「終身大事，願否皆在我兒心意，何必自苦如此！」元春歎道：「母親真是泥而不化者也。今嚴二先使媒來說親，從則免議，卻則逼討前債以窘我也。如此將何以解之？」

仇氏聽得，方才省悟，急來對張老兒說知。老兒道：「怪不得他幾個月頭都不到我家來問債，卻預先立下這個主意。我雖是個貧戶人家，今年偌大年紀，都要靠著女兒生養死葬的。」

這賊奴如今現在嚴府，若是我女兒嫁到他家，就如生離死別一般。正所謂『侯門深似海』者，欲見一面是再不能夠的了，怪不得他呢。」仇氏道：「女兒亦是為著如此，故心中不願呢。」

原來注：張老兒與仇氏只知一入權門深似海，欲見無由，不知嫁與家奴，辱莫大焉。元春見識高其父母千萬矣。張老兒道：「且自由他。他若到時，只索回絕了他就是了。」仇氏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只因你欠下他的銀子，你若回絕了他，只怕他反面無情，卻來逼你還債呢！」

張老兒道：「欠債還錢，殺人償命，自不必說的。他若逼我們還債，我就拚了這條老命，只索償了他罷。」仇氏道：「你休要拚著老命去撞人家，還是打算還他好。」張老兒道：「你休煩聒，我有主意。」原來注：不知他有甚主意，無過只拚得一條老命而已。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李三媽次日又到張家店內來討回信。仇氏道：「小女尚小，今年與她推算，先生說是不宜見喜，說要過了三載之後，方可議婚。故此有妨台命，罪甚之至。」李三媽聽了，不覺兩頰通紅，心中好生焦躁。正是：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李三媽冷笑道：「昨日大嫂說的話，怎麼都改變了，是甚麼緣故？」

我昨日已將你的言語回明嚴二先生了，他叫我今日來討實信，並問要多少聘禮。昨日定議這般說，你到了此際又說這些話頭，卻不是弄送我麼？這卻使不得！」

仇氏道：「昨日媽媽到此，我原說要求吹噓為小女議配的。」

這後聽得媽媽說有了這門好親事，斯時不禁狂喜，故即向小女說知。奈小女於前月請了一個極有名的先生，喚做馮見，十分應驗的，把她八字一算，說是今年命犯紅鸞，更帶羊刃，不宜見喜。否則必有血光之災，更兼不利夫家。昨夜始知，故此不敢應允，非是故卻，祈望原諒。」李三媽冷笑道：「昨日這般說得好，今日忽然變卦，還有許多言語支吾。我也不管得許多，只是回覆二先生去，看他怎生發落就是。」悻悻出門而去。

一竟來到嚴府門房裡面，尋著了嚴二，便將仇氏推卻之言，備細告知。嚴二滿望成就這件親事的，今忽聞此言，恰如冷水澆頭一般。正所謂：我本將心托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。

此際嚴二不禁大怒道：「這老兒好不知好歹，倘不收拾他，何以消得我這一口氣！」乃對李三媽道：「相煩你再走一遭，說我如今不想娶他女兒，立即要他把券上銀子還了我就罷。」

如若不然，只怕他到兵馬司處吃不起棒呢！」

李三媽見他發怒，不敢怠慢，即時應允，急急的來到店中，對仇氏說道：「我說是你要害我挨罵，如今你卻吃苦了。」仇氏道：「怎麼累你著了罵語？我卻怎麼吃苦呢？婚姻大事，豈是強為得的？且說來我聽。」李三媽便將嚴二要他立即還銀子的話，備細說了一遍。

仇氏道：「我家不過是窮了，借他十兩銀子，他便欲以此挾制於我。這也不妨，自古道：『討得有，討不得沒有。』如今我們現在這裡開店，又不曾拖他的，任他怎麼厲害，也要憑個理性，為什麼以此制人？我只不服！就煩你去回覆他，說我家欠了他的銀子，自然還他。若說是婚姻之事，卻不煩饒舌了。」

李三媽見仇氏說得如此決裂，也不再勸她，帶怒而去。見了嚴二，又加了些說話。

嚴二聽了不勝之怒，叱退李三媽，自思：「仇氏如此可惡，我必顯個手段叫她看看。」便即時走到兵馬司衙前，請人寫了一紙狀詞，並那張老兒親筆借券黏了在內。到署內尋著了兵馬司的家人，說了原委。他們當常差的，都是一黨之人，便滿口應承，說道：「二哥的事，就是弟的事一般。待等敝上人回來的時節，送了上去，批發過了，立即拘來追繳。」嚴二聽了，不勝稱謝而別。

再說這兵馬司指揮姓徐名煜邦，原是廣東人，由進士出身，現受今職。管門的名喚徐滿，當下受了呈狀，專待徐煜邦回署呈送上去。少頃，喝道之聲來近，果是徐公回衙。徐滿即忙相幫下了轎子，人到內堂。只見徐滿走到面前，打了一個千，說道：「奴才有下情，要求爺恩准。」徐公道：「有什麼事情，只管說來。」徐滿道：「是嚴府的家人嚴二，因被張老兒賴了他些許銀子，故此有個稟呈來到，要求爺代他追理。」說罷，遂將那狀詞呈上。徐公一看，只見狀詞上寫的是：具稟人嚴二，現充通政司署嚴家人。為賴欠不還，乞恩追給事：原小的隨主到家，數年以來，疊蒙恩賞，積有銀子五十兩。有素識之開豆腐店張老兒借去，言定一月還清，每月三分起息，過期利息加倍。此是張老兒自願，並非小的故意苛求。茲已越五月而不見還。小的家有老母，年屆八旬，皆藉此養贍。今被張老兒吞騙，反行罵辱，情難唯息。只得瀝情匍叩台階，懇乞賜差拘追給領，則感激洪慈靡既矣。沾恩切赴大爺台前，作主施行。

計黏張老兒親筆借券一紙呈審。

嘉靖年月日稟徐公看了問道：「這是你的相好朋友麼？」徐滿道：「小的在京，隨著爺日夕巡查，哪裡衙門的人不認得的？況且他在嚴通政衙門走動。聞得這嚴二乃是嵩爺心腹的家人，求爺賞他主人一個情面，恩准了狀子，批准追理。將來不獨嚴二爺感恩典，即嚴通政亦感爺的盛情，乞爺詳察。」徐公聽了道：「我卻不管得情面不情面的，但我今當此職，理宜主管此事。批准公差喚來，誰是誰非，當堂一訊，清濁分判矣。」遂提起硃筆來在狀尾批道：具稟是非，一訊即明，著即拘赴案質訊。如張老兒味良賴欠，亟應追還，並治之罪。如虛坐誣。

黏券附詞，批發出去。那經承凜遵批語，立即繕稿送上。

徐公看了稟稿，打了行字，仍舊發出。該房即便繕正送進。徐公立時簽押訖，發了出去。

差役領了朱票，即時來到張老兒店內提人。恰好張老兒正在店中打那豆腐皮，突見兩個差人手持朱票走進店來，不分清白，只說得一聲「有人告你」，便一把扯了張老兒出門而去。

張老兒不知為了何事，急忙問道：「二位，到底我犯了甚事，你們前來拿我？要說個明白，我方才去呢！」差人道：「你休要裝聾作啞！你欠了嚴二的銀子，你卻不還，如今他到兵馬司衙門告你賴欠。我們大老爺准了他的狀子，現有朱票在此，你還推不知麼？」

張老兒聽了，方才醒悟，說道：「既有朱票，煩你取來觀看如何？」差人道：「你偌大年紀，想必曉得衙門中規矩。快些拿利市來，好開票你看。」張老兒道：「這個是本應的，但這次不意而來，手頭未便。煩你與我看了，改日相謝如何？」差人道：「也罷。說過多少才好上賬，諒你是欠不得我的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區區微意，二錢罷？」二人不肯。又加上一錢，差人還不應允。張老兒道：「官頭，你老人家總要見諒。只索送你五錢銀子就是。」方才應允，把票子打開，遞與張老兒觀看。

只見上面寫道：五城兵馬司指揮徐，為差追拘訊事：現據嚴二稟稱「小的跟隨家主通政司嚴在京數載，屢蒙家主賞賜，致積有

銀子五十兩。有素識之張老兒，現開豆腐店生理，稱因缺本，向小的貸銀五十兩充本。約以一月為期。茲越五月，屢討弗償。張某欺小的異鄉旅家，以為易噬。只得匍伏台階，叩乞拘追給領」等情。據此，除批具稟，是非一訊自明，候差拘赴案質訊。如果張老兒昧良賴吞，亟應追給，並治之以罪。如虛坐誣。黏券附詞在案外，合行拘訊。為此票差本役，即速前去豆腐店，拘出該張老兒帶赴本司，以憑當堂訊追。去役毋得緩延，藉票滋事。如違責革不貸。

速速須至稟者，原差任德、張成。

嘉靖年月日承發房呈司行限一日銷張老兒看了說道：「是了，這是你們不錯的。我與你們去就是了。」於是三人同來到衙門。任德即時具了帶到的票呈，裡面批了出來，隨堂帶訊。任德、張成二人便小心伺候，自不必說。再說那仇氏，正在裡面與女兒閒話，急急出來，只不見丈夫。只有幾個鄰人在店中說道：「張老兒到底為什麼事情，致被拘攝？」仇氏聽了，方才知道。便急急趕來打探。正是：無端風浪起，惹起一天愁畢竟仇氏趕到衙門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